

雌剑雄风录

东方悲鸣

上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，金雕欧阳山夫妇突然被黑道“十字帮”徒杀害，其子欧阳剑冒死冲出重围。他浪迹江湖，逃避十字帮的追杀，同时联络正道名流，执意为父母及柳世伯夫妇报仇。

黑道十字帮，高手云集，行事诡秘，穷凶极恶。欧阳剑历经千险，九死一生，一下地狱洞、二闯毒蛇阵、三赴千死谷、四上万兽岭……几次身入陷阱，一路腥风血雨、刀光剑影，恩怨交错、儿女情长。他不畏险恶磨难，终于熟练地掌握了绝世武功“连环巨力神掌”，成为当之无愧的武林泰斗。

报仇雪恨指日可待，然而就在这时，欧阳剑竟意外地发现作恶多端的十字帮主竟是他倾心爱慕着的娇女……

一支金簇玉箭，引出了新的恩恩怨怨，令人瞠目结舌！

究竟是仇胜情，还是情胜仇？十字帮主崔氏恶女、武林泰斗欧阳剑、善良少女李兰妹的归宿如何？

全书悬念丛生、高潮迭起，读时自会拍案叫绝！

目 录

(上集)

一	血战后夜寻亲人	1
二	龙凤侠死里逃生	16
三	十字帮魔影隐现	33
四	地下室剑舞血迸	47
五	龙凤侠鬼域避难	61
六	十字帮魔头露踪	77
七	卜英雄血战恶魔	91
八	客船上是非又生	105
九	赴青城危机四伏	121
十	绝境中巧遇救星	137
十一	毒蛇阵命危旦夕	152
十二	石手掌奥秘无穷	168
十三	李姑娘迷途指路	183
十四	千佛寺狂卷恶风	200
十五	遭冤枉身陷囹圄	215
十六	得艳遇春心萌动	230
十七	受迷感情仇错位	246

十 八	再上当双目失明·····	264
十 九	李兰妹情天恨海·····	279
二 十	欧阳剑魔入心灵·····	296
二十一	求天妙双目康复·····	308
二十二	乔装扮打入魔营·····	322

一 血战后夜寻亲人

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天气。空中乌云滚滚，似大海里十二级台风卷起的波浪；雷声隆隆密如战鼓，闪电刺人眼目；偶然一阵狂风袭来，卷得满地黄豆粒般大小的砂石乱飞。一场特大暴雨，瞬间即可来临。

这是一条通往府城的大道。以往这个时候，这条路上车水马龙，进出府城的人川流不息。遇到今天这种天气，道路上却安宁极了，几乎没有一个行人。离城近的人，都已回家，就是为生意而匆匆来往的商人，也急忙找客店住下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

“得……得……得，得得得得……”

很快，一匹枣红马风驰电掣般从大道上疾奔而来，马背上伏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。

这人全身是伤，殷红的鲜血顺着腰间的佩剑，一滴一滴地洒在地上，而他却紧紧地伏在马背上，一动不动，完全失去了知觉一样，任那匹发狂的马扬鬃飞蹄，拼命向前疾驰。

狂风突然停住了，雷声和闪电却更加紧密。“咔嚓……”一阵清脆的惊雷响过，倾盆大雨哗哗地泼了下来。

雨水无情地打着马背上这个人的身子。血和雨水混在了一起，直往道上流。马蹄过后，留下一窝一窝的血水。

他身上的血污很快就被大雨冲刷干净，背部显露出两条深深的伤口。

这是两道十字交叉的、又深又长的伤口，幅度几乎占据了整个背部。刀口两端的肌肉向外翻张着，令人不敢直视，然而雨点依然无情地打在伤口上。这人不由全身震颤了一下，十分吃力地仰起了头。

他有一张英俊而刚毅的脸。虽然它由于失血过多显得苍白，流露着痛苦的神情，但他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，闪烁着坚强而机智的光彩。他轻轻地吆喝了一声，一掌猛拍在马屁股上。

枣红骏马长嘶一声，前蹄猛一使劲，加快了飞奔的脚步。不多久，骏马便冲进了岳州城。

这时，雨势更为惊人，繁华的岳州城内，已是阒无行人。骏马一连冲过几条大街，才在一所巨大的住宅面前停了下来。马背上的那个年轻人勉强坐直了身子，面色比白纸还要难看，他从马背上下下来后，一个踉跄，整个人撞在了黑漆大门上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响。他疾手一伸，抓住了门上的铜环，才没有跌倒在地。

“什么人？”门内传来了男人的声音。

这年轻人喘了一口气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快……开门，是……我……”

他的声音十分微弱，几乎完全被雨点盖了过去。听到里面有人发话后，他又扭动着身子用力在门上撞了一下，才听到门里的人说：“别急，来了。”

大门被打开了，年轻人的手不觉一松，整个身子跌了进去。

两个管家吃了一惊，立即上前将他扶起来。其中一人看到年轻人这张苍白的脸，不由得惊叫了一声，道：“欧阳公子，是你？”

年轻人呻吟了一声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说：“柳老伯……可在么，告……告诉他，我……我来了！”

两个管家忙道：“在！在！”他们边说边搀扶着这年轻人过了天井，进入大厅，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。

年轻人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，额头不断地淌着汗珠，这一定是极度的伤痛所致。

没过多久，只见两条人影旋风似地掠进了大厅。

此刻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再加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，大厅内已经十分昏暗。

两条人影一进大厅，便厉声喝道：“掌灯！”话音刚落，立即有人点着了灯火。

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年约六十岁的老者，一个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。

老者往前跨了一步，脸上的神色十分惊骇，大声道：“欧阳贤侄，你怎么啦？”

年轻人的脸上，流露出悲愤的神色，他用抖动的语音说：“家父已亡，我也受了重伤。”

中年人愤恨地“哼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谁下的手？”

年轻人双手在剑柄上一按，身子向前一俯，露出背部的伤口。那位老者和中年人一看，脸色陡地大变，不由地向后“腾”地退出一大步。像突然看到了什么可怕至极的事，面如死灰，全身在微微地发颤。

年轻人按住椅子，坐直了身子，勉强道：“柳伯父，我

……”

他只讲出四个字，就由于过度的伤痛而昏了过去。重伤之后他长途疾驰，是想尽快地赶到目的地；在未达到目的地之前，一口气憋着不散，使他在那样疼痛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去。而此际，他像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使命。眼前，不仅两湘著名的好汉、自己生父的结拜兄弟银雕柳青山在，而且柳青山的师兄，白髯伯淳于奇也在。他只觉得复仇有望，心中不由一松，再也支持不住了……

柳青山和淳于奇两人心痛地看了看，昏过去的年轻人。他们的脸色，依然是那样的惊骇，甚至连气息都显得十分急促。

白髯伯淳于奇向这年轻人一指，问道：“师弟，这……这……是十字帮的人下的手么？”

看柳青山的面部表情，像是绝不希望这一切是真的，但那又深又长的十字伤口摆在他的面前，又不容他不相信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还用说吗？除了十字帮的人，谁也不会再在人的背上留下十字伤痕。”

白髯伯淳于奇的面色更是骇然，道：“师弟，今天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十字帮惹不起啊！”

柳青山望着昏厥的年轻人，半晌不语。

淳于奇又道：“师弟，做师兄的并不是劝你行不仁不义之事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若是你救了他，便与十字帮成了对头，非招来灭门之祸不可。”

当淳于奇讲到“灭门之祸”四字时，柳青山全身不由一震。但是，他不能不顾旧情而贪生怕死，他立即仰起头来道：“师兄，您的好心我明白，我与他生父合称金银双雕，同甘共苦，亲若手足。如今，他遭此大难，我若见死不救，怎对得

起他死去的父亲？”

淳于奇着急地顿着脚道：“师弟，关节不在这里，眼下的事你根本管不了。金雕不知在什么时候惹了十字帮，刚才他又说金雕已死。看情形，金雕一家只有他一人逃了出来。师弟，你即使搭上满家人的性命，能救得了他吗？”

柳青山呆了半晌，又望了望年轻人，道：“师兄，依您之见，该当如何？”

这时，那年轻人已悠悠地醒了过来。他微睁双眼，见柳青山和淳于奇只是站在自己面前，并不立即动手抢救，心中不由一冷。

他咬牙忍住钻心般的疼痛，不发一丝呻吟之声，又慢慢地合上了眼。

只听淳于奇道：“我们当然不能弄死他，趁他昏迷未醒，把他弄到宅外去；这样一来，即使十字帮的人找来，也和我们没有关系。”

淳于奇的话，如一根铁钉，刺痛了年轻人的心。他那颗无力再承受任何不幸的心，彻底地伤透了！

但他仍然不出声，因为说这话的是淳于奇。淳于奇和自己生父的关系平平常常，他要听听柳青山——这位生父的患难之交，如何回答淳于奇的话。

但是，柳青山一言不发，场面安静极了。

年轻人只感到心头的怒火，随着伤口的奇痛，越来越高涨。他突然睁开眼，看清了柳青山的为难之色。

他情不自禁地苦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二位不必再伤脑筋了，我也不劳驾你们动手将我弄出去，我有腿，走出这座宅院的力气还是有的。”他一运气勉强站了起来，身子摇晃了一下，

才站稳脚跟。

他再也不向柳青山和淳于奇多望一眼，猛地转过身子，踉踉跄跄，向外走去。每跨出一步，眼前金星乱闪，背后的伤口更加疼痛。可他紧紧地咬着牙关，一步一步地往外走。他想，就是死，宁愿死在瓢泼大雨之中，也不死在银雕柳青山家中，更不愿死在淳于奇和柳青山的面前。他心中感到极度的后悔：欧阳剑，你真没志气，为什么到柳青山家里来？你把他看得太仗义了吧？索性一直向前奔驰，直到血流尽命归天，岂不干脆痛快？

他的额头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，一连向前走了七八步。他背上流下的鲜血很快到了脚下，留下了带血的脚印！

白髯伯淳于奇望着年轻人欧阳剑的背影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柳青山看着挣扎着就要走出大厅的欧阳剑，脸上的神态痛苦极了。

就在欧阳剑再走一步就要走出大厅的时候，“咚”一声响，门突然被一阵狂风吹开了，倾盆大雨立刻射了进来。欧阳剑的整个身子全被雨点包围了，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。

“欧阳贤侄——”柳青山大喊一声，向前扑去。

欧阳剑似乎没有听到柳青山的呼喊，正要跨出大厅，柳青山一个箭步拦在他的面前，喝道：“欧阳贤侄，回去，待我为你治伤。”

欧阳剑一怔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回来，我为你治伤。”柳青山又重复了一遍。

淳于奇在后面大叫道：“师弟，你疯了？”

柳青山似乎没有听到，面色十分坚决地上前扶住欧阳剑，

把他撵进大厅，激动地对淳于奇说：“师兄，我柳青山的为人或许还称不上一条好汉，可我也不至于堕落成一名见死不救的懦夫，更何况他的生父是我的结义兄弟。”

淳于奇勃然大怒，反手一掌，猛击在一张桌子上，厉声喝道：“师弟，就算你自己不怕死，可也不能不为妻儿想一想吧？十字帮凶狠恶毒，众所周知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怎能眼看着往火坑里跳？”

柳青山双目紧闭，额上的汗珠滚滚而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师兄，我主意已定，决不反悔，劳驾您先带我的家小离去。”

淳于奇道：“离去？上哪里去啊！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十字帮的人也会追上的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快把这小子送出门去，说不定现在十字帮的人已追来了。”

柳青山的脸色铁青，道：“师兄，你不用多费口舌了。”

淳于奇跨前一步，道：“我不准你这样做！”

柳青山突然一声长笑，双目异光直视淳于奇，淳于奇被这充满正义的目光逼得一步步向后退去。

柳青山等淳于奇后退了六七步，才气愤地说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你有什么资格阻我行事？”

淳于奇慑于柳青山这张充满正气和激愤的脸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

柳青山失礼地朝淳于奇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快走！”

淳于奇的心情极为复杂，他在考虑究竟走还是不走。

他犹豫片刻，转身大踏步地出了大厅，没入无边的黑暗和倾盆大雨之中。

“呸，软蛋！”柳青山冲着他的背影吐了一口吐沫。

欧阳剑抬起头道：“柳世伯，我不该来连累你。”

柳青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欧阳贤侄，千万不要这样说。刚才，我几乎做了不仁不义的事，大丈夫站着死，好过苟且偷生……”

讲到此处，他不由想起了下手狠毒的十字帮，想到自己一死，连妻儿都难以幸免，双目禁不住洒下了悲壮的泪水。

看到这种情景，欧阳剑深为自己将给柳青山一家带来的灾难而感到愧疚，喃喃地道：“柳世伯，我还是走吧？”

柳青山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休得胡说，先告诉我，你是否受了内伤？”

欧阳剑道：“没有，但背上的伤痕，深达寸许，我是拼死命逃出来的！”

柳青山道：“那还好，我师门红灵膏，专治外伤。半个时辰之内，可使伤口止血；不消两日，便可完全复原。”

他边说边击了一下手掌，立时有两个管家走了进来。

柳青山极为严肃地说：“你们两人，一个到我书斋中去取红灵膏；一个快去通知夫人由后门出去，衣着越破烂越好，走得越远越快越好。要她立即动身，不必来见我了。”

这两个管家，是柳青山在镖局当镖头时的贴身随从。他们二人的武功虽然十分平常，但是他们大半生走南闯北，江湖见闻异常广博，一听柳青山这样吩咐，倒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

一人问道：“总镖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柳青山回答道：“我已惹了十字帮，不忍心连累更多的人，你们快通知别人，抓紧离开。”

两个管家呆了好一会儿，才各自一声长笑，道：“总镖头，

你太轻看我们了，别人能走，我们跟随你这么多年，怎能在你遇到危险时离开？”

柳青山道：“你们就算不走，又有何用？”

两个管家几乎同时苦笑了一声，其中一人道：“总镖头，不是我故意说难听的，总镖头你毅然搭救欧阳公子，还不是一样没有用处？”

柳青山怔了一怔道：“说得对，走留你们决定吧！快将红灵膏取来，同时吩咐夫人快带着云儿从速离去。”

两个管家应了一声，道：“多谢总镖头看得起我们，我们这就去。”

他们话一说完，便从边门急掠而出。

柳青山把右掌抵在欧阳剑的前心上，将本身的功夫缓缓逼入。没有多久，那奉命去取红灵膏的管家已经大踏步地闯了进来，手中捧着一只老竹根挖成的盒子。

柳青山一伸手，将盒子接了过来。打开盒盖之后，只闻到一股扑鼻的辛辣之味，盒中装的是状如浓漆红如稠血的粘液。柳青山用手挑出一块，抹在欧阳剑背部的伤口上，欧阳剑立即感到触体生凉，疼痛立止。

涂上大半盒红灵膏，才把伤口敷住，柳青山又撕了一幅白布，将欧阳剑背部的伤口扎住。欧阳剑正在闭目养神，忽听后堂传来阵阵喧哗声。他偷看了一眼柳青山，只见他面上的表情虽然十分痛苦，却也更加坚决。

柳青山刚把欧阳剑的伤口包扎好，“咚”一声门开了，紧接着两个人影跌了进来。柳青山和欧阳剑不由吃了一惊，只见跌进厅内的正是那两个管家。

柳青山心中不觉一惊，暗自叫道：“十字帮的人来得好快

啊！”

他正这样想着，传来了一个妇人的声音：“青山，你——”

欧阳剑闻声看去，只见一个身材高瘦、广额高颧、生的十分丑陋，却是满面英气、寒目逼人的中年妇女，手中领着一个和她十分相似、约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走了进来。

这小女孩的脸上流露着兴奋的神情，而中年妇女却剑眉上挑、怒容满面。

柳青山内心焦急，顿足道：“娘子，情况万分危急，你怎么还不带云儿离开？”

欧阳剑这时也躬身一礼，叫道：“柳伯母，侄儿不孝，惊扰你们了。”

中年妇女“哼”了一声，十分生气他来到了柳青山的面前。

“叭”一声脆响，她突然扬起右手，正面给了柳青山一个耳光，出手迅疾绝伦。柳青山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只觉得脸一辣一热，半边脸立时肿起老高。

柳青山后退了一步，厉声喝道：“娘子，你疯了么？这是为什么？”

中年妇女厉声骂道：“你这无情无义的小人，竟把我看成是贪生怕死的可怜虫，真怪当初我瞎了眼，嫁给了你！”

小姑娘这时也拍手叫道：“骂得对！骂得好！”

这位中年妇女不是别人，正是柳青山的妻子——玉凤周琼。她是出了名的坏脾气，欧阳剑和柳青山当然更知道她性格暴烈，刚直不阿，可他们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。

柳青山见自己的女儿都不向着自己，费解地问道：“娘子，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玉凤周琼踏进一步，厉声道：“什么意思，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？夫妻乃是同命鸟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如今咱们惹上了十字帮，要是你死了，就是我和云儿活着出去，怎么有脸见人。”他微微顿了顿，接着又说：“青山，我跟你同甘共苦二十年，你竟如此轻看自己的妻子，我——我给你拚了。”

话音一落，他身形一挫，“呼呼呼呼”四掌疾拍而出，势如惊雷。

柳青山身形急闪，才将妻子连连攻出的四掌避过，急叫道：“娘子住手，此事是我的错，请娘子宽恕。”

周琼气愤地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若不是欧阳贤侄在此，今天我放不过你！”

欧阳剑往前踏了两步，温和地道：“柳伯母请息怒，柳世伯是为了您和云妹妹好，才要你们远远地……”

他的话还未说完，玉凤周琼面色陡然一沉，厉声喝道：“欧阳剑，你放的什么屁，要死我们死在一起，我们临阵脱逃，岂不成了不义之人，你们让我背着沉重的黑锅活着，怎能比得上与十字帮决一死战？”

欧阳剑深知这位柳伯母的脾气，被她一喝，便不再言语。周琼却余怒未消，道：“欧阳剑，你父母均死在十字帮的手下，做为长辈，我周琼完全可以以母亲的身份教训你几句。”

欧阳剑欠起身子道：“不孝侄儿恭聆教诲！”周琼正色道：“你如今尚未娶妻，但是，一旦成婚，一定把妻子当作自己一样，绝不能学你柳世伯！”

听着这些话，欧阳剑心中暗忖：眼看着这里的几个人均

难脱杀身之祸，还谈什么娶妻不娶妻。

但是，他并没反驳周琼的话，道：“伯母的忠告，侄儿终身不敢忘却！”

周琼的面色这才稍加温和，道：“云儿，快来拜见你欧阳哥哥。”

那小姑娘紧跑几步，来到了欧阳剑的面前，抬起头道：“欧阳哥哥，上次你和欧阳世伯、欧阳伯母来过，到如今已有两个多月了，伯父伯母真的都死了么？是谁把他们害死的？”

欧阳剑在这一夜中经历的悲惨遭遇，实在令人寒心。小姑娘柳云的一席话恰恰触到了他的痛处，他的心一酸，不由得泪如涌泉。

柳姑娘望了欧阳剑一眼，一撇嘴道：“这么大一个人，动不动就哭，真没出息！”

欧阳剑抹了一把泪道：“云妹妹，你欧阳哥哥岂是轻易落泪之人，都是我家的遭遇太悲惨了……”

柳云姑娘傲然道：“大丈夫流血不流泪，无论怎样，都不应该流泪哭泣！”

欧阳剑听了，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惭愧。他连忙擦干了泪水，道：“云妹妹，你说的是！”柳青山和周琼两人在一旁望着他们，神色黯然。

柳青山道：“娘子，你若是不肯走，我当然也不能强逼，但云儿怎么办？”

周琼不等他把话讲完，便说：“云儿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她能离开咱们吗？”

柳青山叹了一口气，没出声。

这时，只见周琼伸手入怀，一抖手，取出一件东西来。原

来是一件背心，银光闪闪，不知是用什么东西织成的。

周琼将银色背心向欧阳剑一扬，道：“欧阳贤侄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欧阳剑道：“侄儿知道，这是武林中固若金汤的宝物银麟甲。”

玉凤周琼道：“不错，这银麟甲是我家的传家之宝，你快快穿上吧！”

欧阳剑知道，这件软甲是由银蛛丝织成的。它柔软滑韧，穿在身上，不但可避兵刃，而且即使对方内功极高，硬接几掌，也可仗软甲将内力御去，实在是一件武林之宝。早年武林之中，为夺此宝不知掀起了多少狂风恶浪。

如今，欧阳剑听到周琼要让自己穿上这银麟软甲，当然不肯答应。便朗声道：“伯母，这件事，侄儿万万不能答应，银麟甲让云妹穿上吧！”

周琼面色一沉，喝道：“欧阳剑，你把我看成何种人了？”

欧阳剑心情十分激动，大声道：“伯母，我主意已定，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能应命。”

周琼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好，那就这样！”只见她巧手一伸，在银麟甲上抽出两根线香粗细的银丝来，把那一件银麟甲分成了两半，道：“那你们两人各持一半，穿在衣内，护住后背。十字帮的人下手伤人只攻人的后心，足可防身，希望你们二人能够死里逃生。”

玉凤周琼是罕见的奇女子，她讲这几句话的时候，分明想到了生离死别的悲壮关头，但她的脸上却没有一点悲切之色。

欧阳剑还在犹豫，柳云姑娘一伸手，把那两片银甲一齐